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五

詳校官檢討 臣 德生

編修 臣 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 鈐

校對官中書 臣 沈鳳輝

騰錄監生 臣 茅 瑞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三十三

起強圉單閼正月盡上
章敦祥十二月凡四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開禧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兩淮宣撫使丘富罷己卯命
知樞密院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富上疏

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以嚴代密李壁力爭言密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丘密耶

金完顏匡進攻襄陽 庚辰以陳自强兼樞密使 癸

未金人破階州 乙酉金贈故壽州軍士魏全官賜錢

百萬初李璣圍壽州刺史圖克坦義募人往斫營全在選中為璣兵所執璣謂全曰若為我罵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罵宋主璣乃殺之至死罵不絕口 丁亥皇子

圻生 辛卯吳曦招通判興元府權大安軍事楊震仲
震仲不屈飲藥死 甲午偽蜀王吳曦遣將利吉引金
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即興州為行宮
改元置百官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叔母劉日
夜號泣罵不絕口曦又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
之議削髮左衽稱臣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為統帥遣
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
下黃榜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

召隨軍轉運使廣安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吳
覲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
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楊泰之悉棄官去
金布薩揆有疾丙申命左丞相宗浩兼都元帥行省
于南京以代揆 二月丁巳金追復永中永蹈王爵

己未程松罷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初輔知
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
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通獻書於輔曰世

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為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劔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掇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

以聽命是驅民而為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
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
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
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
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
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天同為叛民也
輔有重名蜀士大夫多勸舉義兵而世通之言尤切輔
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

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去以知建康府葉
適兼江淮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
唐以來始失之乃請于朝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
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
其防守皆盡法度癸亥皇子圻薨追封順王謚沖懷
戊辰皇子塏生金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布薩揆
卒于下蔡揆體剛內和與物無忤臨民有惠政其為將
也軍門鎮靜賞罰必行初渡淮即命撤去浮梁所至皆

因糧於敵無餽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而與之同甘苦
人亦樂為之用故南征北伐為一代名將 庚午金人
去襄陽 監興州合江倉益昌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
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
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
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
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
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

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下邳李好義亦結軍
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
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
者鎮撫恐一變未已一變復生欲至期立長史安丙以
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徃與約還報丙丙始
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乙亥未明好義帥其
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
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

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
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前執之刃中曦頰
曦反撲貴仆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
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
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
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
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
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珠赫果勒齊

奉冊于曦未至曦已誅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或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至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三月丁丑斬偽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于利州庚子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

安丙副之許奕為宣諭使 壬寅四川宣諭使程松落

職筠州安置尋徙澧州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

死賊破膽矣關外西和成階鳳四州為蜀要害盍乘勢

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

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

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

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

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

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楊輔安
丙不許士氣皆沮 夏四月戊申皇子壘卒追封申王
謚冲懿 己未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時
韓侂冑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
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蒙自我金人設問首
謀當以何詞答之侂冑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

丁卯召楊輔還以吳玠為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
與輔異召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

言輔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戊辰以資政殿

學士錢象祖參知政事 己巳改興州為沔州 庚午

贈楊震仲官仍官其子一人 癸酉金人復破大散關

安丙素惡孫忠銳至是散關失守丙檄忠銳還欲廢之

先命楊巨源偕朱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

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殺之及其子揆丙遂

以忠銳附偽表聞於朝 五月戊寅詔吳曦黨李仲之

等十六人除名編管兩廣及湖南諸州 辛卯太皇太

后謝氏崩 六月李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吳曦
將王喜遣其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
旦好義心腹暴痛死昌國遁去既殮口臭爪指皆青黑
居民號慟如私親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
統制既而昌國白曰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死
史臣曰當時知王喜為吳曦之黨既不能罪又以節
鎮賞之不惟踵唐末姑息藩鎮之禍而益知宋事之
不可為矣

癸酉安丙殺參議官楊巨源初吳曦之誅實楊巨源李
好義首倡安丙以勞績上于朝偽言以巨源好義為首
實則獨後二人及獎諭誅叛詔書至沔州巨源謂人曰
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
使而巨源僅與通判心益不平乃為啟以謝丙曰飛矢
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
靖節之清風既又愬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
令王喜鞠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敗于鳳州

之長橋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
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取刀斷其頭不絕者
踰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忠義之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劍外士人張伯威為文以弔其辭尤悲切李璧在政府
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洵洵上章求免楊輔
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

論曰人嘗有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豈不誠然乎哉
余觀安丙心跡之間盖有不容掩者矣盖丙嘗容於

吳曦之父素知曦者徒微語於程松而不盡吐肝膈
早為之所及曦反形既熾顧又聽其召辟既不能如
楊震仲之死又不能如陳咸史次秦之自戕李道傳
鄧性甫之棄去乃甘受其丞相長史之偽職托名陽
與而陰圖其實左觀而右望及曦膏梁之習不除軍
士之心盡失而楊巨源李好義輩又且決意討賊丙
於是知曦必敗乃設計自全遂相結而誅曦比上捷
書則又掩巨源好義之首功而及於王喜劉昌國之

逆黨卒之喜遣昌國鳩好義而丙令喜誣巨源遂遣
將校殺之二人之死慘不可言此其心跡分明為賊
報讐及合丙之前後觀之其惡孫忠銳則伏壯士殺
之而併及其子揆其惡王大才則鬻以祭楊九鼎陰
刺跋扈從古鮮有而一時君臣漫不省究以致丙之
功名日盛飾詐文姦聲聲豪傑雖魏了翁宇文紹節
之屬皆信之不惟享富貴於一時且垂榮名於竹帛
果將誰欺也哉昔荀彧不悟曹操之姦以其為漢討

賊而從之操謀漸露大業垂成或始悟而自殺司馬
公以死漢許之而尚論者猶有遺議矧如丙者素知
曦逆而所為若是其又何辭天日在上鬼神臨之必
有斷斯獄者矣

秋七月己卯封不儔為嗣濮王 壬午金詔民間交易
典質一貫以上並用交鈔毋用錢 大旱飛蝗蔽天食
浙西豆粟皆盡乙酉下詔罪已命郡邑賑恤之 九月
甲戌朔金左丞相兼都元帥宗浩卒于軍謚通敏宗浩

與布薩揆穆延薩克達相繼而死一時良將俱盡金人
和好之意遂決初方信孺至濠州赫舍哩子仁止之
于獄露办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
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
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
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
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
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

可用為故事耶請面見丞相決之宗浩坐幄中陳兵見信孺曰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詘宗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讐為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

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
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彊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
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
下宿壽若圍廬知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
我聽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
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
孺固執不許宗浩遂密與定約復命朝廷以林拱辰為
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汴宗

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
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
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
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
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
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
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足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
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冑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

事一割兩淮三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
言侂冑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壬
午信孺坐用私覲物擅作大臣饋遺金將奪三官臨江
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
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
近臣以王栴薦乃命栴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栴倫之
孫也 乙酉權攢成肅皇后于永阜陵 辛卯以殿前
都指揮使趙淳為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侂冑怒

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罷張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壬寅祔成肅皇后神主于太廟 蒙古再伐西夏克

韓羅狹城

冬十月乙卯復珍州遵義軍 十一月甲

戌詔韓侂胄輕啟兵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强阿附充位罷右丞相 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等以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

仇胄皇后楊氏素怨仇胄因使皇子榮王暉具疏言仇胄再啟兵端將不利于社稷帝不荅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陳用兵忤仇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璧璧謂事緩恐泄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三百候仇胄入朝至太廟前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象祖以聞帝猶未信既乃知之遂下詔暴仇胄罪惡于中

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于楊后及次山帝初無意也
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冑專政
十四年宰執待從臺諫藩閫皆出其門天子孤立于上
威行官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為園下瞰太廟出入宮闈
無度孝宗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垂涕顏械
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
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勲余喜請加九錫趙師
聿乞置平原王府官屬侂冑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

邵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
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初侂冑為南海尉延一士
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問不通侂冑當國嘗思其
人一日忽至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
嘗夜闌酒罷侂冑屏左右促膝問曰侂冑謬當國兼外
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尚復何
言侂冑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
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

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
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
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
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
之侂冑嘿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
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
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椒殿退居
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

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金釋怨請和以
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慝盡去軍興無名
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
身告老為綠野之游易危為安其庶幾乎侂冑猶豫不
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去未幾禍作韓
侂冑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强曰有旨丞相
罷政自强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丁丑貶自强永州
居住戊寅貶蘇師旦韶州安置己卯斬師旦詔姦臣竄

亟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謹中外臣僚各具所見以聞

辛巳貶鄧友龍南雄州安置尋徙循州 丙戌以御史

中丞衛涇食書樞密院事 丁亥詔立皇子榮王璵為

皇太子更名壽尋又更名詢 戊子貶郭倪梅州郭僕

連州並安置籍其家貶李璧撫州居住癸巳貶張巖徽

州居住 十二月壬寅朔金修遼史成 癸卯以許奕

為大金通問使 乙巳太白晝見 己酉落葉適寶文

閣待制庚戌貶許及之泉州居住薛叔似福州居住再

貶皇甫斌英德府安置 癸丑金人復破隨州 辛酉

以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及給事中雷孝友
並參知政事吏部尚書林大中僉書院事初韓侂冑欲
納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
絕口不及時事侂冑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乙丑以禮部尚書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 丙寅贈

呂祖儉朝奉郎直祕閣官其子一人 丁卯詔改明年

為嘉定元年

嘉定元年春正月戊寅右諫議大夫葉時等請梟韓侂
胄首于兩淮以謝天下不報 辛巳下詔求言 丙戌
葉時復請梟韓侂胄首于兩淮 戊子安定郡王伯栩
卒 壬辰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權兵部尚書倪思求
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
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胄既誅而國人
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魚宮賓不時宣召宰執

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 以許奕為大金通謝使 金主以左司郎中劉昂等七人與蒲陰令大中私議朝政皆杖之 二月戊申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 以韓侂冑定策功詔史官自紹熙以來侂冑事迹悉從改正 戊午再貶程松賓州安置 是月柳州黑風峒寇羅世傳作亂招降之 三月癸酉以毛自知首論用兵奪進士第一人恩例 戊子復秦檜王爵贈謚 王柙至金請依靖

康故事世為伯侄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柙言奏于金主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冑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諭以誅韓侂冑事柙未之知也匡問柙曰韓侂冑貴顯幾年矣柙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柙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笑和議始決因遣柙已丑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

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
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遂以韓侂冑及師旦
之首付王柙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初方信孺為侂冑
所貶至是柙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
命之功信孺當其難臣當其易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
在公論所推雖讐敵不能揜也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
乃詔信孺自便尋除知韶州 甲午金瀛王從憲卒謚
敦懿從憲顯宗子也 呂江西常平提舉袁燮為都官

即遷司封燮入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
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
言其姦龜年以罪去而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
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
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
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
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好問則明臣
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

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
闇明則光輝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
矣遷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進祭酒秘書監延見諸生必
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悚然士氣益
振時史彌遠主和變爭益力臺論劾變罷之提舉鴻慶
宮 臨安大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舍十餘所民舍
五萬八千餘家死者甚衆城中廬舍十燬其七百官多
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無賴因而縱火為姦 是春皇

子均生

夏四月丙辰贈彭龜年寶謨閣直學士落李

沐寶文閣學士尋貶信州居住 戊午再貶陳自强雷

州安置籍其家

閏月辛未置拘權安邊錢物所凡韓

侂胄與他權幸沒入之田及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

焉所輸錢租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絕好

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 壬申雨雹 癸未皇子均卒

追封肅王謚冲靖 甲申詔自今視事令皇太子侍立

丁酉以旱求直言 五月王柁以韓侂胄蘇師旦首

至金丁未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
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
截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
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辛酉賜禮部進士鄭自成以
下四百六十二人及等出身 丁卯以蝗災詔侍從臺
諫疏奏關政監司守令條上民間利害 六月乙亥參
知政事衛涇罷 甲申食書樞密院事林大中卒謚正
惠大中少力學趣向不凡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

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 秋七月辛丑詔呂祖泰特補
上州文學 癸丑召江淮制置大使丘室同知樞密院
事未至卒室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
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錄用趙汝愚

子奉議郎知南昌縣崇憲為籍田令崇憲上疏力辭以
為先臣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
勸忠孝厲廉恥之意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又引陳瓘
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

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為冒
濫先臣復官賜謚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
蟻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諛謗既辨忠節自明而憲聖
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
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
大臣為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館考
訂以聞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
已而誣史尚未正崇憲復言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

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被詔再三莫有慨然奮直
筆者何小人敢於為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為
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厯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
進呈因崇憲請也 八月辛巳以禮部尚書樓機同知

樞密院事吏部尚書樓鑰簽書樞密院事鑰持論堅正
忤韓侂冑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冑開邊機
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
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遂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

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

怒 甲午發米三十萬石賑糶江淮流民 九月卒丑

金使完顏侃喬宇入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中書議表賀又有以此為二府功欲差次遷秩權兵部尚書倪思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已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以盟奈何君相反以為慶乃止 壬子出安邊所錢百萬緡命江淮制置大使司糴米振飢民史彌遠

漸作威福權禮部尚書倪思進對因言臣前日論樞臣
獨班奏事恐蹈往轍宗社不堪再壞宜親擢臺諫以革
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防專權之失彌遠聞而恚恨思
遂求去出知鎮江府 召太學浦城真德秀為博士入
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
然日者行人之遺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
金人欲得姦人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搗軍
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嫚我

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紀而無
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
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
心又言侂冑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
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
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絃
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 召李道傳為太學博
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

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
何預於是皆辭不受遷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
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
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
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才為要
願陛下搜羅人才以待天下未至之憂帝嘉納之初道
傳為蓬州學教授吳曦黨以意脅道傳道傳棄官去且
貽書安撫使楊輔謂曦可坐而縛至是曦平詔以道傳

抗節不撓召入執政有不喜道學者道傳畧不為動

冬十月丙子以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為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樞密院事婁機參知政事陳晦草彌遠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語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

錫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 詔朱熹特賜謚令有司議
定申奏仍與遺表恩澤一名 己卯褒錄慶元上書楊
宏中等六人 庚辰封伯祝為安定郡王 辛巳蔡璉
除名配贛州牢城 金主得嗽疾頗困時承御賈氏范
氏皆有娠未及乳月會衛王永濟自武定軍來朝永濟
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嗣疏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
能故愛之欲傳以位朝辭之日力疾與之擊球謂衛王
曰叔王不欲作主人遽欲去耶李元妃在傍謂金主曰

此非輕言者十一月乙卯金主疾革衛王未發元妃與黃門李新喜議立衛王使內侍潘守恒召之守恒頗知書識大體謂元妃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乃使守恒召平章政事完顏匡匡顯宗侍讀最為舊臣有征伐功故獨召之匡至遂與定策立衛王丙辰金主殂于福安殿年四十一遺詔皇叔衛王即皇帝位且曰朕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如其中有男當立為儲貳皆男則擇可立者立之衛王承詔舉哀即皇帝位 戊午右丞相史彌遠

以母憂去位 十二月戊辰左丞相錢象祖罷 庚午

四川初行當五大錢 升嘉興府為嘉興軍節度 戊

寅遣曾從龍使金弔祭 己丑遣宇文紹彭使金賀即

位 是冬蒙古再伐托克托及庫楚類罕特拉拉部等

遇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鄉導至伊埒達實河討

默爾齊部滅之托克托中流矢死庫楚類罕奔契丹 二

年春正月辛丑金太史奏飛星如火起天市垣有尾跡

若赤龍 金遣費摩正來告哀 丁巳以樓鑰參知政

事御史中丞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宇文紹
節僉書院事鑰上疏曰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
兵民之權有分間之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
遇有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
成功臣竊慮此水旱饑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安保其
無若自此以為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
也仰惟神宗皇帝垂意邊事廟謨深遠迺熙寧九年知
成都府蔡延慶言乞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

往令轉運司攝府事詔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
重毋得輕去成都元豐六年河東經畧司言西賊入麟
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
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拚逐神宗之慮深
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宜衆心易動當今指
授方畧調度軍食持重鎮撫以靖一方雖有挫衄根本
不揺若使輕出利害實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
之士咸在行陣從行兵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遷次登

陟險隘脫有桀黠之盜伏隱篁竹乘間捷出以犯大帥
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卒之頃可勝言哉故
延慶有請既拒而不從訾虎成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
日之所慮適合信使之所傳無事而言似非時務愚者
一得願效君前 庚申金遣富察知剛來致遺留物

壬戌金改元大安大赦立元妃圖克坦氏為皇后 二月
己巳金遣使來告即位 丁亥罷法科試經義復六場
舊法 戊子熒惑入太微垣 金平章政事布薩端尚

書左丞孫即康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
則已出三月范氏產期合在正月醫稱胎氣有損用藥
調治脈息雖和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為尼壬辰金主
以其事詔中外 金封皇子六人為王 三月丙申雨
雹 甲辰金葬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于
道陵廟號章宗 己酉詔民以咸會子之直籍沒家財
者有司立還之 戊午禁兩淮官吏私買民田 是春
輝和爾國降于蒙古輝和爾即唐之高昌也蒙古主入

河西夏主安全遣其太子率師拒戰敗之獲其副元帥
高令公克烏拉海城俘其太子西壁氏進至克夷門復
敗夏帥獲其將嵬名令公薄中興府引河水灌之隄決
水外潰遂撤圍還遣太子阿達入中興招諭夏主夏主
納女請和 夏四月戊辰放廬濠二州忠義軍歸農

庚辰金主下詔暴章宗元妃李氏之罪言章宗儲嗣稱
有身俟將臨月於李家取兒以入日月不偶則規別取
以為皇嗣章宗崩謀不及行又章宗平昔或有幸御李

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駕齋符以事魘魅致
絕聖嗣令事既發露遣大臣按問俱已款服有司議法
當極刑以其久侍先帝令賜自盡王昉兒李新喜各正典
刑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兄弟少府監特默格仍追除
復係監籍於遠地安置諸連坐並依律令施行賈氏亦
賜自盡初完顏匡與李氏同受遺詔立衛王匡欲專定
策功遂構殺李氏數日匡拜尚書令封申王 戊子賜
楊震仲謚曰節毅 五月丙申起復右丞相史彌遠彌

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
咨訪 戊戌借補武訓郎羅日愿謀為變伏誅 是月
諸路旱蝗 六月辛卯以京湖制置司言放諸州新軍
及忠義人歸農 秋七月乙未詔荒歉州縣七歲以下
男女聽異姓收養著為令 癸卯募民以賑饑免役
八月 甲戌冊皇太子 丙戌發米十萬石賑兩淮饑
民 九月金百官表請建儲不允 冬十一月辛卯朔
沔州統制張林等謀作亂事覺貸死除名廣南羈管

甲午詔浙西監司募饑民修水利 丙申金平陽地震
有聲如雷自西北來戊戌又震浮山縣尤甚城廨民居
圯者十七人死者二三千人 是月柳州黑風峒寇李
元礪作亂衆數萬連破吉柳諸縣詔遣荆鄂江池四州
軍討之初羅世傳之降洞中實苦於乏食而江西帥急
欲以買降為功遂餽之以糧餉之以鹽賊喜謀益逞外
雖送款陰治器械而主兵者更奏授以官爵峒中義丁
皆恚曰作賊者得官赴義者捐命豈足以服人哉於是

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元礪及陳廷佐之徒並起為賊掀永新撇龍泉江西列城皆震 十二月甲子四川制置大使司調官軍討黎州蠻敗績 己巳賜朱熹謚曰文贈蔡元定迪功郎

三年正月庚戌朔金太史奏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向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丈沒于濁中至地復起光散如火 甲辰下詔招諭羣盜 丙午雨土 二月辛酉黎州蠻復寇邊 壬午以工部侍郎王居安知隆

興府督捕峒寇 是月金太史奏客星入紫微垣光散
為赤龍地大震有聲如雷 三月己亥以湖南轉運判
官曹彥約知潭州督捕峒寇 庚子賜彭龜年謚曰忠
肅 甲寅誅楚州渠賊胡海 夏四月癸亥峒寇李元
礪犯南雄州官軍大敗 是月金太史奏北方有黑氣
如大道東西亘天徐邳二州奏河清五百餘里以告宗
廟社稷詔中外臨洮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
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者靜當靜者動

則如之何其為災異明矣且傳曰黃河清聖人生假使
聖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黃河清諸侯為天子正當戒
懼以消災變而復誇示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為妖言
議欲誅之又慮絕言路乃詔大興府鎖還本管 五月

乙未淮東賊悉平詔寬恤殘破州縣 乙巳命沿海諸

州督捕海寇 贈朱燾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六月

丁巳朔日有食之

考異是月日食金史衛紹王紀不書
乃於十二月書辛酉朔日食按是歲

六月丁巳朔則十二月朔不得有辛酉衛紹王記注亡
失無實錄後人旁搜而得之以著為本紀其間不能無

誤此其
一事也

丙寅金地震

己卯封楊次山為永陽郡王

是月李元礪數敗官軍於江西勢益熾江西帥李珣
漕使王補之議平之而各持其說運司幹辦李燾曰寇
非吾民耶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邀功者
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
可行者燾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峒諸巡尉察隅保
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
於是旁峒頗有慕義而起者金大旱下詔罪已振貧

民闕食者曲赦西京太原兩路雜犯死罪減一等徒以下免 秋七月辛卯申嚴圍田增廣之禁 是月金地

震 八月乙丑今立皇子昨王從恪為皇太子 乙亥

大風拔木 是月臨安府蝗 金地震 夏自天會初

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遂侵葭州金慶善努擊却之 九月金地大震詔求直言招勇敢撫流亡

冬十月壬申雷 十一月李元礪迫贛州南安軍詔以

重賞募人討之

金中都大悲閣東渠內火自出逾旬

乃滅閣南剝竿下石罅中火自出人近之即滅俄復出

如是者復旬日

十二月戊午參知政事婁機罷機立朝

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

其無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

丙寅羅世傳縛

李元礪以降時四川兵討元礪者皆失利知隆興府王

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為賊官勝則

賊皆為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為山賊

所挫可乎俊得書惶恐乃為之盡力敗賊于黃山賊始
懼走韶州居安駐軍廬陵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勇健
趨捷陟降險阻如猿猱若鈔吾糧運吾事危矣居安曰
吾自有以破之先是羅世傳雖文降而實陰與元礪相
表裏故元礪敢肆其猖獗自黃山之敗元礪有悔心而
練木橋賊首李才全世傳之黨也居安欲闢羅李乃令
人謂元礪曰汝能擒送才全則貫爾之罪元礪從其言
居安賞元礪而厚撫才全世傳果疑元礪之貳已遂交

惡元礪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於穴吾可成
卞莊啖才全之黨襲元礪巢穴俘其孥元礪無所歸世
傳擒之以獻元礪伏誅峒寇悉平改黑風峒名曰效忠
世傳授通直郎尋復叛為其黨所殺武學生羣訴臨
安尹趙師綬罷之韓侂胄將用兵師綬度必召禍乃持
異論侂胄誅其黨多坐謫師綬獲免至是始黜是歲
臨安紹興二府嚴衢二州大水賑之仍蠲其賦金大
饑禁百姓不得傳說邊事金欲伐蒙古築烏沙堡蒙

古主特穆津命哲伯襲殺其衆遂畧地而東初蒙古主
入貢于金金主時為衛王章宗使受貢于靜州蒙古主
見衛王不為禮衛王歸欲請兵攻之會章宗殂金主嗣
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為
誰金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
乃天上人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
金使還奏金主益怒欲俟蒙古主再入貢就進場殺之
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三十四

起重光協洽正月盡旃蒙大淵獻六月凡一年有六月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嘉定四年春正月乙亥朔金太史奏熒惑入氐中己丑叙州蠻攻嘉定府利店砦陷之西域哈喇婁部主

阿爾斯蘭降于蒙古 二月金中都有大風從北來發
屋折木通玄東華二門重闕皆折 蒙古主伐金敗金
將達實于野狐嶺取大水瀨豐利等縣金復築烏沙堡
閏月辛亥詔諸路格朝廷賑恤之令及盜發不即捕
者重罪之 三月丙子沔州將劉世雄等謀據仙人原作
亂伏誅 臨安大火焚省部等守舍延及太廟詔遷神
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
民居二千餘家 金中都大悲閣災延及民居有黑氣

起北方廣長若大隄內有三白氣貫之如龍虎狀 金
括民間馬令職官出馬有差 夏四月國子司業劉燾
乞開偽學禁刊朱熹四書于太學 己丑以吳曦沒官
田租代輸關外四州旱傷秋稅 初金納哈塔敏珠爾守北
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與我無讐汝
何言此敏珠爾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
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
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南侵金主始恐

乃釋敏珠爾之囚而遣西北路招討使尼雅哈克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通吉遷嘉努參知政事完顏呼實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赫舍哩呼沙呼行樞密院事以備邊五月乙亥賜禮部進士趙建大以下四百六十五人及第出身六月丁亥遣金嶸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秋七月壬戌太白晝見丙寅詔四川官吏嘗受偽命者毋得叙用八月夏國主安全卒年四十二偽謚敬穆

皇帝廟號襄宗墓曰康陵族子大都督府主簿頊立改
元光定 金通吉遷嘉努呼沙呼等至烏沙堡未及設
備蒙古哲伯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
攻西京七日呼沙呼等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蒙古主
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遂取西京及
桓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糾
堅監軍完顏鄂諾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呼
實率重兵為後繼或謂糾堅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

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糾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攏兒紫糾堅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糾堅等戰金兵大敗蒙古乘銳而前呼實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呼實僅以身免走入宣平蒙古兵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九月辛酉叙州蠻寇邊丁丑詔附會開邊得罪之人自今毋得叙用蒙古

兵薄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哲伯遂入關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損傷遂襲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 冬十月甲辰以金國有難命江淮荆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時和議方堅皆漫不置意唯趙方在江陵知金人北逼於蒙古計必南遷乃增修三海八匱以壯形勢荆門有東西兩山最為險要乃築堡於其上增戍兵以遏敵衝又拔土豪孟宗政等

補以官日夜為之嚴備 金中都每夜初更正東及西北天明如月初出經月乃滅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先是金上京留守圖克坦鑑上言自國家與塔坦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並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瑄曰如此是自處境土也金主從瑄謀鑑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

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
省徒搖人心耳不從鎰乃遣其子烏魯斯烏登將兵二
萬入衛中都金主嘉之徵拜右丞相 金簽中都在城
軍 金殺河南陳言人郝贊 蒙古主復遣其子卓沁
察罕台諤格德依分徇雲內東勝武朔等州下之於是德
興府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
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逾遼河西南抵忻代皆沒於蒙古
金呼沙呼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

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殺涑水
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呼沙呼益無所
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媯川
呼沙呼不悅金遷嘉努呼實覆全軍遷嘉努除名
呼實責授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益不用命
金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
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
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

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亢敢
戰軍得千餘人以唐古哈達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
安兒至鷄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叔州
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十二月辛巳奉議郎張鑑坐
扇搖國本除名象州羈管 秘書省著作郎李道傳上
奏言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
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
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

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
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
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人
才為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
而效之也又言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于朝乞
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
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
兄弟廩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

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
詔有司考安國揆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
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益甚大其所關甚
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會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
未及施行 金簽陝西兩路漢軍五千人赴中都 是
歲金賀瑞慶節使不至

五年春正月朔金改元崇慶 壬申賜李好義謚曰忠
壯 金右副元帥呼沙呼請退軍屯南口或屯新莊移

文尚書省曰塔坦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
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
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金赫舍哩糾堅等
率兵三十萬援昌桓撫等州與蒙古主戰于攏兒背大
敗 蒙古圍金威寧防城千戶劉伯林以城降伯林善

騎射蒙古主以為都提控命選士卒為一軍與太傅耶

律托輝同征討招降山後諸州

考異元史太祖紀辛未冬駐蹕金之北境劉伯

林爪爾佳長格等來降按劉伯林傳其事在壬申今從之

二月壬午罷兩淮軍興

以來借補官 三月庚戌四川制置司遣兵分道討叙
州蠻其酋米在請降 金大旱 金遣使冊李遵頊為
夏國王 夏人寇金葭州時金有蒙古之難夏人乘其
兵敗侵畧邊境而通使如故 夏五月癸酉安南國王
李龍幹卒子昊昂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婿
陳日照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
金簽陝西勇敢軍二萬人射糧軍一萬人赴中都括
陝西馬 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殍滿野

金泰安劉二祖兵起寇掠淄沂二州 秋七月戊辰以

雷雨壞太廟屋避殿減膳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
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
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
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
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
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
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

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
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恭養安逸為心
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
消矣金中都有風自東來吹帟一段高數十丈飛動
如龍形墜于拱辰門八月蒙古圍金西京元帥左都
監鄂屯襄率師來援蒙古主遣兵誘至密谷口逆擊之
一軍盡殪襄僅以身免蒙古主復攻西京中流矢遂撤
圍

考興宗谷口金史鄂屯襄傳
作墨谷口今從元史太祖紀

九月丙太白晝見

己酉有司上續編中興禮書 蒙古察罕克金奉聖州

冬十月戊戌雷 十二月壬午詔蠲州縣橫稅額

甲申蒙古哲伯攻金東京不拔即引去夜馳還襲克之

國子祭酒劉燾乞以朱熹語孟集註立于學官從之

契丹人耶律瑠格仕金為北邊千戶蒙古主起兵朔

方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下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真戶

夾居防之瑠格不自安是歲遁至隆安韓州糾壯士剽

掠其地州發卒追捕瑠格皆擊走之因與伊德合勢募

兵數月衆至十餘萬推瑠格為都元帥伊德副之營帳
百里威震遼東蒙古主命阿禪諾延哈都呼行軍至遼
遇之問所從來瑠格曰我契丹軍也往附大國道阻馬
疲逗留於此阿禪曰我奉命討女真適與爾會庸非天
乎然爾欲效順何以為信瑠格乃率所部會阿禪于金
山刑白馬白牛登高北望折矢以盟阿禪曰吾還奏當
以征遼之責屬爾金遣呼沙呼帥軍六十萬號百萬攻瑠
格瑠格度不能敵告急于蒙古蒙古主命阿禪博囉歡

阿魯圖罕引千騎會瑠格與金兵對陳于德濟諾爾瑠格以姪安努為先鋒橫衝呼沙呼軍大敗之以所俘輜重獻蒙古主召阿禪還而以克特格副瑠格屯其地

六年春正月甲午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卒謚忠惠

二月丁丑太白晝見 乙未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姻

著為令 金知大名府烏庫哩誼謀不軌伏誅 三月

癸亥參知政事樓鑰罷 太陰太白與日並行相去尺

餘

考異宋史不書今據金史衛紹王紀書之

是春耶律瑠格自立為遼王

改元元統 夏四月丙子以章良能參知政事 甲午

復法科試經義法雜流進納人不預 五月癸亥流星

晝隕 是月金改元至寧陝西大旱 初金主將招呼

沙呼至中都預議軍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曰呼

沙呼專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強梁媚近臣以

求稱譽翫法行事妄害平民行院山西出師無律不戰

先退擅取官物杖殺縣令屯駐媯川乞移內地其謀畧

概可見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後效不亦難乎丞相圖

克坦鑑亦以為不可用參知政事梁璫跪奏其姦惡乃止
呼沙呼善結近倖交口稱譽金主尋詔給半俸預議軍
事張行信再諫寢其命至是復用為右副元帥領武衛
軍五千人屯通玄門外 六月丁丑遣董居義賀金主
生辰會金國亂不至而還 夏人寇金保安州及慶陽
府 秋七月蒙古兵克宣德府遂攻德興府其皇子托
壘駙馬齊奇先登拔之蒙古主進至懷來金元帥右監
軍珠赫果勒齊拒戰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北

口而自以衆趣紫荊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
分命哲伯將兵自南口反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克

卜特博恰會

考異政德興府薛鑑係上年三月破居庸關
薛鑑係本年十月今據元史太祖紀正之

八月知思州田宗範謀作亂夔州路安撫司遣兵討
平之 金右副元帥呼沙呼與其黨完顏綽諾富察魯
沁烏庫哩圖喇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
而呼沙呼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呼沙
呼方飼鷄擲殺之遂妄稱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及其子

駙馬都尉默哩謀反奉詔入討時南平姻家福海別將
兵屯城北呼沙呼以好語招而殺之奪其兵壬辰自通
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
塔坦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
黨圖克坦金壽召圖克坦南平南平行至廣陽門呼沙呼手
刃殺之並殺默哩呼沙呼至東華門護衛實喇奇爾等納
之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
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癸巳以兵逼金主出居

衛邸遣武衛兵二百守之呼沙呼欲除拜其黨令黃門
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
用呼沙呼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
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
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豎奪璽耶我
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出呼沙呼卒取宣
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圖克坦鑑時以墜馬傷足
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

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鑑乃還第呼沙呼
欲僭位猶預不決以鑑人望乃詣鑑訪之鑑從容謂曰
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
世之功也呼沙呼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于邸
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緡山呼沙呼誘而殺之
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
圖克坦銘等迎昇王從嘉于彰德甲辰至中都即皇帝位
拜呼沙呼太師尚書令元帥封澤王九月丁未金主

臨奠于衛卽有司奏舊禮當設坐哭金主命撤坐伏哭
盡哀勅有司以禮改葬 戊申御仁政殿視朝賜呼沙
呼坐呼沙呼就坐不辭 辛亥金封皇子守禮為遂王
守純為濮王 金夔王永升卒 壬子金改元貞祐大
赦 庚申金呼沙呼等議降故衛王為庶人金主曰朕
徐思之以諭卿等數日乃降為東海郡侯貞祐末復衛
王謚曰紹 金昭雪章宗元妃李氏承御賈氏詔曰大
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新喜同謀

令賈氏虛稱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皇帝聖德聰明
豈容有此欺紿近因集議提點近侍局完顏達霍王傳
大政德皆言賈氏事內有寃此時達職在近侍政德護
賈所以知之朕親臨問左證其事曖昧當時被罪貶責
者可俱令放免還家 金主舊名珣泰和中改賜名從
嘉閏月庚午復舊名詔前所更名二字自今不須迴避
辛未金主追尊其妣劉氏為皇太后 甲申金立皇
子守忠為皇太子從左諫議大夫張行信請也 丙戌

以金主新立命四川謹邊備 癸巳雷 甲午史彌遠
等上二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宗寶訓皇帝玉牒薈要
乙未大雷丙申下罪己詔 冬十月戊申遣真德秀
賀金主即位庚戌遣李臺使金賀正旦會金國亂皆不
至而還 甲子金遣使來告即位 蒙古選諸部精兵
五千騎合奇爾台哈達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皂河
欲渡高橋呼沙呼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
戰呼沙呼創甚不能出期珠赫果勒齊以紕軍五千拒之

勒齊失期不至呼沙呼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呼沙呼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辛亥勒齊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勒齊自度必為呼沙呼所殺乃以紕軍入中都圍呼沙呼之第呼沙呼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果勒齊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呼沙呼之罪奪其官爵以果勒齊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時蒙古穆呼哩統兵侵金所

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
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
詣涿州軍門降穆呼哩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
倪為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癸亥金放宮女百三
十人 十一月戊辰夏人寇金會州圖克坦綽出兵擊
走之 庚午金欲與蒙古約和詔百官議于尚書省

蒙古兵攻金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 十二月夏取金
涇州 蒙古主留奇爾台達屯金中都城北分降人楊

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並塔坦兵為三道命其子
卓沁察罕台諤格德依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遂中山
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掠澤潞平陽太原
之間第哈扎爾及博恰等為左軍遵海而東破濩陟及
遼西諸郡蒙古主自將與子托壘為中軍破雄莫清滄
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三道兵還復屯大口以逼中
都時諸路兵皆往山後防遏乃簽鄉民為兵上城守禦
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

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
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羊畜馬牛席捲而
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
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是歲兩浙諸州大水賑之
金泰安州刺史和蘇嘉安禮穎悟博學淹貫經史至
是山東被兵郡縣望風而遁或勸安禮去之安禮曰我
去城誰與守且為人臣而避難負國家之恩乎乃團練
繕完為禦守計已而蒙古兵至戰旬日不能下謂之曰

此孤城耳內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其為誰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為使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胷而殺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謚堅貞安禮大名路人也

七年春正月丁卯朔四川制置使安丙遣提舉臬郊博馬務何九齡等率諸將及金人戰于秦州城下敗還沔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梟首境上而訟丙於朝謂有異志 辛未蒙古兵攻金彰德府知府鴻

和玖珠死之玖珠臨潢人也 丁丑參知政事章良能

卒 乙未蒙古兵入懷州金沁南軍節度使宛平宋宸

死之 三月丁卯以安同知樞密院事成都路安撫使

癸未金南京大括粟 庚辰金人來督二年歲幣且

止賀正旦使 是月蒙古主駐金中都北郊諸將請乘

勝破燕不從乃遣使謂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為

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天其謂我

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平章政

事珠赫果勒齊言於金主曰塔坦人馬疲病當決一戰都
元帥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
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
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之計金主然之
遣承暉詣蒙古請和以衛紹王女為岐國公主及金帛
童男女五百馬三千歸蒙古主仍遣承暉送出居庸關
蒙古兵破金嵐州鎮西軍節使烏庫哩仲溫死之

夏四月金以蒙古和議成大赦 乙卯金尚書省奏請

巡幸南京金主將從之左丞相圖克坦鑑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鑑尋卒鑑明敏方正學問該實一時名士皆出其門五月甲戌金霍王從彛卒丁丑太白經天乙酉賜禮部進士袁甫以下五百四人及第出身辛巳金遷衛紹王鎬厲王家屬于鄭州金主以國威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

都乃決意南遷諫者皆不納命平章政事都元帥承暉
尚書左丞延蘇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
啟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特
以解和為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
紇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紇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
索歡而推扎達必實爾扎拉爾三人為帥北還承暉聞
變以兵阻廬溝扎達擊敗之軍勢既張遣使乞降於蒙
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扎達合其兵圍中都金主聞之

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蘇蘭以為不可珠赫
果勒齊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蘇
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
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
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衆益懼時中都
圍急詔於東華門置招賢所内外士庶皆得言事或不
次除官由是閭閻細民往往挾術求售有王守信者本
一村夫敢為大言謂諸葛亮不知兵右司郎中完顏寓

薦之於朝詔署行軍都統募市井無賴為兵教閱進退
跳擲大概似童戲其陣法大書今古相對四字于旗上
作黃布袍緇巾鐵牌三十六事牛頭響環六十四枚欲
以怖敵而走之其誕妄如是因與其衆出城殺百姓之
樵採者以為功他或製運糧車或假託占卜以得官者
大率類此 秋七月甲子朔以左諫議大夫鄭昭先金
書樞密院事 金人來告遷庚寅起居舍人真德秀上
疏請罷金歲幣其畧曰女真以塔坦侵凌徙都于汴此

吾國之至憂也蓋塔坦之圖滅女真猶獵帥之志在得
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
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塔坦遂能如劉聰石勒
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
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
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敵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
可幸敵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
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

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
安邊之金繒飭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
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
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
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金僅存不能
無外憂盖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
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
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是月

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齋蠟書來四川議夾攻
金以恢復故疆制置使董居誼不報由是夏訊中絕
金主至南京詔立元妃溫都氏為皇后 八月庚子金
太子守忠至自中都 癸卯金復來督歲幣 乙巳太
白經天 戊申詔以安丙為觀文學士知潭州 九月
壬戌朔日有食之太白晝見 金皇孫生 乙酉史彌
遠上高宗中興經武要畧 冬十月丁酉蒙古兵徇金
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晦澤州高平人被執時謂其愛

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並見殺

丙辰蒙古取金成州

金德州防禦使完顏綽諾伏

誅 蒙古穆呼哩攻遼東高州盧琮金朴等降錦州張

鯨殺其節度使自立為臨海王降于蒙古 十一月辛

丑朔遣聶子述使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燭等及太學

諸生上書言其不可不報 金蘭州譯人程陳僧叛西

結夏人為援 十二月嗣秀王師揆卒 金濰州李全

兵起開禧中戚拱嘗結全以復漣水及金主遷汴賦歛

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為盜皆衣紅時目
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眾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
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 蒙古兵徇
金懿州節度使高閭山死之 是歲岳珂著程史成珂
飛之孫霖之子也又為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
上之 黎州蠻畜卜降 金遣誠格勒詣耶律瑠格誘以
重祿使降不從誠格勒度其勢不可反臣之金主怒復遣
宣撫萬努領軍四十餘萬攻之瑠格迎戰于歸仁縣北

河上金兵大潰萬努收散卒奔東京安東同知阿林懼遣使求附于是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號為中京金左副元帥伊勒圖以兵十萬攻瑠格瑠格拒戰敗之

八年春正月辛未以師禹為嗣秀王師禹師揆弟也

金北京宣差提控完顏錫哩殺宣撫使兼留守鄂屯襄推烏庫哩音達琿為帥錫哩尋為其下所殺 丁丑金

右副元帥富察齊勤以通州降于蒙古蒙古以齊勤為元帥 乙酉金皇太子守忠卒謚莊獻 夏人寇金環

州二月辛卯刺史烏庫哩延壽等擊却之 丙午知樞

密院事雷孝友罷 己未雨土 金山東宣撫布薩安

貞至益都敗楊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
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金主誅格
流其妻孥丁未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歷鴻和
將花帽軍討敗安兒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岨嶠
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名
妙真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衆尚萬

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
以為夫 蒙古穆呼哩遣部將史天祥等進攻北京烏
庫哩音達琿舉城降穆呼哩怒其降緩欲坑其衆蕭額
森諫曰北京為遼西重鎮當撫之以慰人望奈何坑之
穆呼哩乃止以音達琿權北京留守烏藥爾權兵馬都

元帥

考異音達琿降蒙古事陳樞通鑑續編繫嘉定七年四月按元史太祖紀音達琿降在十年乙亥二

月乃嘉定八年也今從之

金興中府元帥石天應降于蒙古蒙古

以天應為興中府尹 三月辛巳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何致坐妄造事端熒惑衆聽配廣西牢城 癸
未安定郡王伯杞卒 己丑金禁州縣置刃於杖以決
罪人 金中都久被圍右丞相都元帥承暉以左丞延
蘓盡忠久在軍旅委以腹心而已總持大綱期以保完
都城及富察齊勒叛中都益急金主遣左監軍永錫左
都監烏庫哩慶壽將兵三萬九千御史中丞李英運糧
大名行省富珠哩調遣繼發以救中都承暉遣間使奉
替書奏曰齊勒既降城中莫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

能久持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
來援猶冀有濟永錫軍至涿州之旋風寨與蒙古兵遇
而潰李英收清滄義軍數萬以進遇蒙古兵于霸州英
馭衆素無紀律又值被酒遂大敗盡失其所運糧英死
士卒殲焉慶壽軍聞之亦潰歸由是中都孤立内外不
通 夏四月癸卯詔中外臣民直言時政得失 金用
山東西路宣撫副使完顏弼言招大沫堦渠賊孫邦佐
張汝楫以五品職下詔湔洗其罪汝楫尋謀復叛為弼

所殺 金平章珠赫果斡齊居中專政忌承暉成功諸將
又皆顧望雖屢遣援兵而終無一人至中都者完顏蘇
蘭上書脩言果勒齊滅亂紀綱戕害忠良之罪請逐之金
主不能用承暉與延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
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
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
惟有一死以報國家五月庚申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
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果勒齊姦狀且謝不

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座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紹之曰我當先出為諸妃啟途乃與愛妾及所親者

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戶部尚書任天寵
知大興府高霖皆及於難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兵
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避暑桓州聞中都破遣使
勞明安等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
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
來我輩豈得至此承暉好學淹貫經史雖生而富貴居
家類寒素嘗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
友蘇公及卒安石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

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為平章政事未幾
謀逆伏誅 金立皇孫鏗為皇太孫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四